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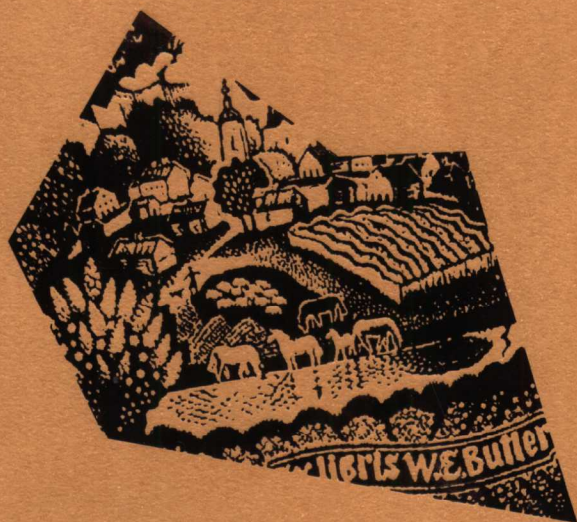
新星·鲁迅书系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现代小说译丛

第一集

止庵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现代小说译丛 第一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小说译丛. 第一集 / 周作人, 鲁迅, 周建人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

ISBN 7-80225-024-2

I. 现... II. ①周... ②鲁... ③周...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5895 号

现代小说译丛 第一集

周作人 鲁迅 周建人 / 译

责任编辑: 高玉君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SDD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 编: 100005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华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总 序

一九零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一九二三年七月，二人失和。其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呈现为一个整体，所谓“周氏兄弟”是也。彼此有多方面的合作，例如一起为《河南》杂志写稿；周作人协助鲁迅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前者付印时，即署周作人之名；周作人所作《欧洲文学史》及《小河》等，亦经过鲁迅修改。然而其中荦荦大端，究属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收在这里的四种译作就是具体成绩，在周氏兄弟前期的文学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红星佚史》一九零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遑译。后来周作人说：“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

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按 Rider Haggard（1856 ~ 1925）通译赖德·哈格德，Andrew Lang（1844 ~ 1912）通译安德鲁·兰。该书由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一九零七年春完成。其中约二十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一九零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氏兄弟译于一九零八年至一九零九年间。就中鲁迅据德文转译三篇，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灯台守》中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书在东京付梓，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序言、略例，皆出自鲁迅手笔。鲁迅曾说，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总括一句，旨在标举“弱小民族文学”。以后周作人继续从事译介，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共完成二十一篇，一九二一年《域外小说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时一并收入。增订本署周作人译，序言实为鲁迅所写。

《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周作人译。其中鲁迅译九篇，周作人译十八篇，周

建人译三篇。此前周作人已有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点滴》问世，《现代小说译丛》继乎其后，都体现了以白话文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实绩。冠名“第一集”，似乎预告有个大的计划，如同当初《域外小说集》之打算“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然而续集未及开译，兄弟即告失和，这计划也就中断了。

《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周作人编译。其中鲁迅译十一篇，周作人译十九篇。这是与《现代小说译丛》相并行的译著，专门介绍日本现代文学，作家及篇目遴选则体现了周氏兄弟对于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史的独特把握。据周作人说，“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佐藤女士的事》），乃与《现代小说译丛》以同样原因而中止。该书附录系周作人编理，芥川龙之介与菊池宽两则，部分袭用了鲁迅《〈鼻子〉译者附记》、《〈罗生门〉译者附记》和《〈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的字句。

以上各书，均已绝版多年。其中鲁迅所译部分，后编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和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的周作人译作，亦曾收进《苦雨斋译丛》。现在按照原来完整样子重新印行，读者俾可体会周氏兄弟曾经有过的共同追求。绝大多数篇章迄今尚无替代译本，其中颇有堪称杰作者。《红星佚史》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四年四月再版本为底本，《域外小说集》以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初版本为底本，《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五月初版本为底本，《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版本

为底本。所作更动惟将竖排改为横排，繁体改为简体，以及对明显错字酌予订正。

止 庵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序 言

这一部《现代小说译丛》，是我出了《点滴》以后这两年（1920~1921）里所译小说的结集。一总三十篇，其中三篇（《微笑》、《白母亲》与《犹太人》）是我的兄弟建人译的，而安特来夫、契里珂夫、阿尔志跋绥夫各二篇，跋佐夫、亢德与亚勒吉阿各一篇，却是鲁迅君的翻译，现在得了他的赞同，也收在这集子里了。

这三十篇小说，凡作家十八人，代表八国；虽然少的一国只有一篇，多的也不过八九篇，但我相信那诸国的文艺思想在这里却已经可以看见大概。完备而且有系统的专门著述，当然是最可尊重的；但在我们才力与时间都不充足的人，对于这种大事业却有点不胜任，不得不以这小小的介绍暂且满足了。我们的不胜任，固然因为没有专门的学力，但据我想，一面又由于趣味的太广泛，也未可知的。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而且我们生活的传奇时代——青年期，——很受了本国的革命思想的冲激；我们现在虽然几乎忘却了《民报》上的文章，但那种同情于“被

侮辱与损害”的人与民族的心情，却已经沁进精神里去：我们当时希望波阑及东欧诸小国的复兴，实在不下于章先生的期望印度。直到现在，这种影响大约还很深，终于使我们有了一国传奇的异域趣味；因此历来所译的便大半是偏僻的国度的作品。好在英法德诸国的文学，中国研究的人一定很多，可以希望别有胜任的专门的介绍与研究会出现；我们对于本集的这一个缺点，也便在这里得到辩解与宽慰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作人记于北京。

目 录

1 序言

俄国安特来夫二篇

1 黯澹的烟霭里

19 书籍

俄国契里珂夫二篇

25 连翘

30 省会

俄国梭罗古勃二篇

46 微笑

61 白母亲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二篇

74 幸福

83 医生

俄国弥里珍那一篇

105 老乳母

波阑显克微支三篇

115 波尼克拉的琴师

124 二草原

130 愿你有福了

波阑普路斯二篇

134 世界之霉

138	影
	波兰戈木列支奇一篇
142	燕子与胡蝶
	波兰科诺布涅支加一篇
146	我的姑母
	波兰式曼斯奇一篇
158	犹太人
	勃尔伽利亚跋佐夫一篇
172	战争中的威尔珂
	爱尔兰丹绥尼二篇
187	乞丐
193	朦胧中
	西班牙伊巴涅支一篇
198	意外的利益
	希腊蒲夫达利阿帝思五篇
207	神父所孚罗纽斯
217	初恋
221	凡该利斯和他的年糕
225	库多沙非利斯
228	伊伯拉亨

- 芬蘭哀禾一篇
237 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
- 芬蘭明那·亢德一篇
251 疯姑娘
- 芬蘭亚勒吉阿一篇
263 父亲在亚美利加
- 亚美尼亚阿伽洛年一篇
268 一滴的牛乳

黯澹的烟靄里

俄国 安特来夫

一

他到家已经四星期了，四星期以来，恐怖与不安便主宰了这宅。凡是说话以及做事，大家都竭力的想要全照平常，也并未觉得，他们讲话的惨淡的响，他们眼睛的负疚的张皇的看，而且一见他的房，便大抵背转脸去了。但在这家里的别的处所，他们却不自然的大声的走，且又不自然的大声喧笑起来。只是倘若经过那几乎整天的从里面锁着，仿佛这后面并无生物一般的白的门，他们便放缓脚步，弯了全身，似乎豫料着可怕的一击模样，惴惴的避向旁边去了。即使早已经过，已用了全脚踏地，但他们的行步还极轻低，仿佛只踮着脚尖在那里偷走。

人向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却只简单的称一个“他”，大家整日的悬念他，所以给了不定的称呼当作本名，也从没有人问是谁氏。人又觉得，也如指一切别人似的，这样的称呼他，未免太

狎昵而且简慢了；然而“他”这一个字，却很能够将由他的高大阴沉的相貌所给与的恐怖，又完全又锋利的显现出来。只有住在楼上的老祖母，是叫他古略的；但是伊也感到了主宰全家的不幸的埋伏和紧张的情形，伊常常落些泪。有一回，伊问使女凯却说，为什么小姐长久不弹钢琴了。凯却单是诧异的看伊，全不答话，临走时摇摇头，——显出分明的表示来，伊对于这种问题是不对付的。

他的回来是在十一月的一个灰色的早晨，除了彼得已经到学校去，大家正在家里围着早餐的食桌的时光。屋外很寒冷，低垂的灰色云撒下雨点来，虽然有着阔大的窗屋子里也昏暗，有几间并且点上灯火了。

他的拉铃是响亮而且威严，连亚历山大·安敦诺微支自己也战慄。他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宾客来访问了，于是他缓缓的迎将出去，在他丰满庄重的脸上含着和气的微笑，但这微笑立即消失了，当他在大门的半暗中瞥见一个可怜而且污秽的服饰的人的时候，这人的面前站着使女，苍皇的要拦住他的前行。他大概是从车站走来的，只坐了几小段的橇，因为他那短小古旧的外衣已经沾湿，裤的下半也溅污了，宛然是泥水做就的圆筒。他的声音又枯裂又粗毛，想因为受湿和中寒罢：否则便是长途中守着长久的沉默的缘故了。

“你为什么不答话？我问，亚历山大·安敦诺微支·巴尔素珂夫可在家？”那来客再三的问。

然而亚历山大要替使女回话了。他并不走到大门，只是望出去，半向着客人；他以为这无非是无数请托者之中的一个罢了，

便冷淡的说道：“你到这里来什么事？”

“你不认识我么？”这闯入者嘲笑似的问，然而声音有些发抖了。“我便是尼古拉，说起我的父名来是亚历山特罗微支。”

“怎么的……尼古拉？”亚历山大退后一步问。

但诘问时，他已经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怎么的尼古拉了。即刻消失了威严，刚死似的可怕的衰老的苍白色便上了他的脸；两手按着胸前，嘘一口气。接着便忽然的伸开这手，抱住了尼古拉的头，老年的灰白的胡须，触着温润的乌黑的短发，那衰迈的久不接吻的嘴唇，也寻得了他儿子的年青的鲜活的嘴唇，很热爱的接吻。

“且慢，父亲，我先得换衣服，”尼古拉柔和的说。

“你释放了么？”那父亲问，浑身发着抖。

“唉，可笑！”尼古拉将父亲送在一旁，阴郁的严厉的说。
“这算得什么呢？释放！”

他们走进食堂去，巴尔素珂夫先生对于含着非常的情爱的自己的慌张，也觉得有些惭愧了。然而团聚的欢喜，中了毒似的在他心脏里奔腾，而且要寻出路；七年以来不知所往的儿子的再会，使他的态度活泼而且喜欢，他的举动忽略而且狼狽了。当尼古拉立在他妹子面前，搓着冻僵的手，问道“这位小姐该是我的妹子了——可是么？”的时候，他不由的发出真心的微笑来。

尼那，一个苍白消瘦的十七岁的姑娘，就在桌旁站起身，腼腆似的用指头弄着桌面，那大的吃惊的眼看着伊的哥哥。伊记得，这是尼古拉，这是比伊的父亲还记得分明的，但是伊不知道现在应当怎么办。待到尼古拉用握手来代接吻时，伊便将用力的

一握去回答他，而且同时——弯一弯膝髁！

“还有，这是大学生安特来·雅各罗微支先生，彼得的家庭教师。”亚历山大又介绍说。

“彼得？”尼古拉诧异了，“已经上了学么？——呵，这么！”

其次又介绍到一个尖脸的女人，伊正在斟茶，单叫作安那·伊凡诺夫那。于是大家都新奇似的看他，他也正在四顾房中，看一切是否还是七年以前的模样。

他有些古怪，是捉摸不定的。高大的精悍的身躯，头的高傲的姿势，锐利的射人的眼睛在突出的险峻的眉毛下，教人想起一匹雄鹰。蓬松的乱发上弥漫着粗野和自由；沉着轻捷的举动，宛然是伸出爪牙来的鸷兽的颤动的壮美。那手，倘有所求，也便要确实牢固的攫取似的。他仿佛全不理睬自己地位的不稳，只是平静深邃的遍看各人的眼睛。即使他眼里浮出喜色来，人也觉得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和危机，如见那正施蛊惑的猛兽的眼。他的言语是严重而且简单；他并不管自己怎么说——仿佛这已不是那不知不觉的陷了迷谬和虚伪的人语的声音，却就是思想本身发着响。在这样人物的灵魂上，是不能有悔恨之情的位置的。

然而，假如他是一匹鹰，他的羽翼却显得因为战斗很受了损伤，他——算是胜利者——这才出了重围。证明的是他的衣裳，带着灵宿的痕迹，污秽，不称他的身躯，而且在这衣裳上又留着一点难解的掠夺的不安的处所，能使穿着美服的人们发生一种漠然的恐怖的心情。而且每瞬间——那强壮的全身，因为特别的心忧发着莫名其妙的战慄，于是身体似乎缩小了，头发都野兽似的直竖起来，那眼光又快又野的向着正坐的人们都一瞥。他饮食的

很贪婪，仿佛一个饥渴多时，或者久未吃饱的人，所以要在瞬息之间，卷尽桌上的一切了。饮食完，他说：“这很好，”便嘲弄似的摩一摩肚。他覆绝了父亲的雪茄，取过大学生的纸烟来，——他自己从来没有纸烟——于是命令道：“谈谈罢！”

尼那便说。伊说，刚在女学校毕了业，在校里是怎样的情形。伊最初怯怯的说，但是说了几回，便容容易易的记出所有滑稽的言语来，很满足的讲下去了。伊不甚了然，尼古拉可曾听着；他微笑，然而并不定在说得滑稽的时分，而且始终用了他那浮肿的眼睛四顾着房屋里。他有时又打断了讲说，问出全不相干的话来。

“你买这画要多少钱？”例如他忽然去问那默着的，而且含着一点嘲笑的父亲。

“二千卢布，”安那没有开过口，这时很惜钱似的回答了，又惴惴的一看亚历山大的脸。

“记不清楚了！”

父子都微笑。这微笑中，很带些拘谨，亚历山大已经不再慌张，变了不甚大方的严紧了。

“事务怎么了？”尼古拉仍然简短的问他的父亲。

“做着。”

“买了一所意大利式的新房子，三层楼的，还有一所工场。”安那几乎低语一般的说。在巴尔素珂夫之前，伊本抱着战兢的尊敬，但又熬不住要说出财产来，因为伊日夜忘不掉的是伊的小积蓄——伊有五十六个卢布存在银行里——和这大宗钱财的比较。

“唔，尼那，讲下去，”尼古拉说。